

我乘地铁二号线从蒙特帕斯站出来,准备去蒙索里公园坐坐,看会儿书,它是巴黎的几大公园之一。

没走几步,听见有人用法语在叫,回头一看,贴着我身后的是一个男孩子,金黄头发,长得高高,散在一边站着的是三个褐色头发的女孩,都是十五六岁的样子,男少年看见我回头,就没事似的转过身,三个女孩也嘻嘻笑着跟了转身,那个发出叫声的是个男人,应当是法国人,长相很有力量,如果穿上警察衣服,一定十分符合,他用手指指我的包,我明白了,他们是要偷我包里的东西。这四个都是小偷,成群结队。其实我包里没有什么东西,只有一个本子一本书,但包是COACH的,我是知道不需要“招摇”的,随便便背一个就是,但我天生不喜欢邋里邋遢讨饭相。包被拉开了一小半,我火冒三丈!

我朝男小偷走去,我想揍他。我在地铁上看见过法国人教训小偷,一个女孩子小偷,漂漂亮亮,一

可惜

梅子涵

只手已经拉开了一个意大利人的包,一个法国人挤过去“啪”地猛击她手臂,抓起了手就往横里甩出,果断得帅极,那漂漂亮亮的小偷无耻地问:“你打我干什么?”正好到站,法国男人拖起漂亮小偷,一把就推出了车厢,说着:“你滚出去!滚!”

小偷在站台上踉踉跄跄地还笑,那无耻相让你觉得只要当小偷就不会再要脸,人也不成为人了,任何漂亮全成狗屎!几个家伙不知从哪个门也下去了,聚拢在一起,无耻地笑。

法国男人撇撇嘴,那意思就像说,对小偷除了揍他一顿,你难道还能摆事实讲道理,苦口婆心,你吃了有空!

所以现在轮到我了!我虽然平时不练手劲,但是轮到该上场的时候,我是不会老对自己说:“沉住气!沉住气!”只写评论不创作的。我在我的大学门口,那时我是副教授,看见两个男人欺负一女青年,我冲上去就给那个先动手的男人一拳,然后是他们一起打我,原来他们是兄弟俩。打着打着,只听见有人说:“小梅,你打你的,这边有我!”我听见是我的老师陈伯通教授,教外国文学的,已经快六十岁了。后来警察来了,把两个男人带走。警察对我和陈老师讲:“你们两位老师去上课吧,这里没事了!”

谁说大学教授不可打架,只能谈兵。我偶尔打了又怎么样?打了也许就“这里没事了”。

我现在又准备打一次。我打算先拉开包让他偷,用学会的法国话夹带英语对他说:“请你偷,如果你不想找死!”“这个本子你要吗,很漂亮,这本书也很好看,是法国小说,写一个小孩,对学校上课没兴趣,但是喜欢动手做东西,创造东西,而不是偷东西!”我估计他会逃跑,或者会骂我,如果骂我,我就掀起右腿,空中一个弧线,猛踢他的胸口,让他一屁

苏氏兄弟有一故友,先向苏辙求官,但迟迟得不到回音,便转向其兄,当时苏东坡就职于翰林,于是对东坡说:“某有望内翰,请一言相助。”东坡未立即回答,只给他讲了一个故事:“有一穷人,无以为生,想去掘坟。首掘一墓,见一人裸而坐曰:‘你没有听说过西汉的杨王孙?我以裸葬匡正世风,无物济汝也。’再凿一冢,用力弥艰,人钻穴中,见一王者对他讲:‘我汉文帝也,遗制,扩中不纳金玉,器皆陶瓦,何以济汝?’又见二冢相连,先挖左边,挖得精疲力竭,见一人对他说:‘我伯夷也,羸弱得不成样子,无以应汝之求。’那人叹曰:‘我用力之勤无所获,不如再坚持一下,挖右边那个。’羸弱者说:‘劝你算了吧,你看我如此,我弟叔齐能给你什么呢?’东坡言讫,故人大笑而去。

故事有趣,或为东坡自编。杨王孙,长安富豪,临终要求裸葬,是古代提倡简葬第一人。汉文帝亦如是。那兄弟二人保气节,不食周粟,饿死首阳山。东坡隐喻,手中无官可给,你也别像那穷人白费力气。对故友的请求,避而不见或直接回绝似有不妥,讲个故事,调侃一下,其中不乏规劝之意。当然对于那些上门买官的人,东坡也许不会这样客气的,我想。

股坐在地上,哇哇叫,不过不要口吐鲜血,口吐鲜血恐怕会有麻烦。

我火气这么大,因为两年在巴黎也被偷过。我想打小偷,因为我从小就被偷过。可是从来不知道小偷在哪儿,小偷是看不见的人,但是他又到处都有,可是今天被我看见了,谢谢那个法国男人的叫喊。

两年前我在巴黎过圣诞节过新年,从戴高乐机场出来,女儿就警告我身上千万不要带很多现钱,可是我自以为是,心想我的钱放在大衣里面的贴身口袋,而且还有扣子,怎么偷,除非抢!

结果,那一天下午,当我从一个1862年的咖啡馆喝完咖啡吃了杏仁饼出来,又去圣日耳曼大街的教堂看了看,走进地铁准备购买下一周的地铁票时,发现钱已被全偷。总共是一千欧元,两千三百元人民币。请问,我把人民币也放在口袋里做什么?典型白痴。钱是放在皮夹子里的,我伸进口袋一触到皮夹子时,就觉得不对,皮夹的边有些翘起。小偷没有拿出皮夹,就把钱全部拿走。是真功夫。是两张500元的大票面欧元。在法国生活,两张500元可以买多少东西!一根最好的手工长棍,一块二,一块三;一瓶2立升的依云矿泉水五毛三;

日常喝的葡萄酒,四块,五块,喝到七八块一瓶已经相当不错;一块很好的奶酪也只要一块五、两块;喝杯咖啡,两三元。从此以后,我只要看见欧元的纸币就想起我的那两张大票面被狗日的偷了!现在要说说我是怎么打那个小偷的。我告诉你,还没有等我走到他面

前,他已经跑了,三个女小偷也跟着跑了。我想好的那几句法语完全没有用上,可惜了。如果真的打,我的那个弧线一脚击中他胸口,也只是我的构思。哪有那功夫,偷要有功夫,打也要功夫的,都要练。和小偷没有道理可讲,他们是狗屎。

四时之花,都是大自然的馈赠,我几乎都喜欢,说不上怎样的厚此薄彼。但现在,米兰竟成了我心中最怜最疼的花儿了。

多年前的一个春日,有位卖花人向我推荐他的米兰。对于米兰的难养,我是有所闻的。因此我对卖花人说,米兰难伺候,我不敢要。卖花人说:花跟人一样也各有脾性,你懂得它,善待它,就不难养。养不好,不是花的错,是人的错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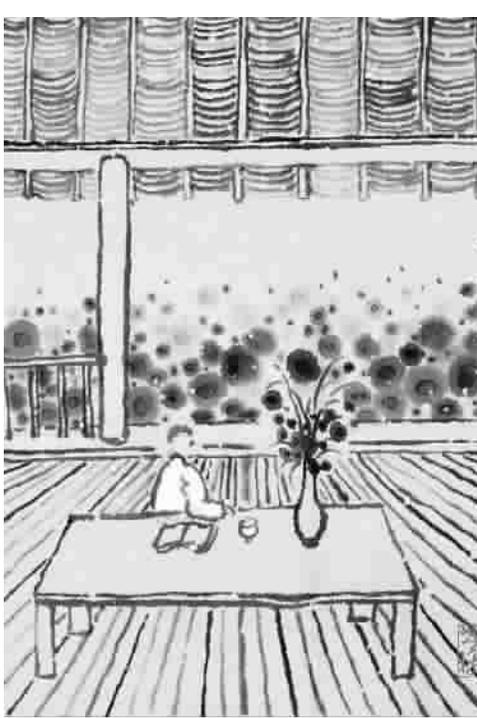
我喜欢这些颇有哲理的话,在卖花人教授了一些养米兰的知识后,就把这株米兰抱回了家。心里到底也有一丝不服:都说难养,我倒要试试看。我把园艺专家贺永清先生谈养花的书找了出来,仔细阅读米兰这章。浇水、施肥、保暖,何时做何等事情,一样样小心翼翼地实施着。

渐渐,米兰针尖一样的花蕾开始繁茂起来。一天清晨,我还在床上,忽一阵香气飘来,沁人心脾。我也笨,一时竟不知这是米兰所为。等我醒后,去看我的米兰,只见金灿灿的小米粒嵌在片片翠绿中,恰是满盆“金镶玉”!我贴近花儿嗅,可是,香味竟无!等我转身,又一阵香气袭来。我明白了,此时的米兰,它是一个

我是一名老新闻工作者,今年93岁,住在松江社会福利院一间单人房里,取室名“乐斋”,常自找乐趣,过快乐日子。

最近,我又找到了一种乐趣,写记忆中的国名,写出了157个。我当然没有那么好的记忆力,能一口气写出这么多国名。第一天写出83个,第七天就只写出2个。之后我想不出来了,也就不想了。

有些国名,我是苦思冥想才写出的。“苦思”能乐吗?能。没有苦,哪来乐,想出来就乐了,而且比不假思索就写出来更乐。有些国名怎样想出的?说来也蛮有趣。我看看门,想出门;看看窗,想出玻利维亚。从俄罗斯在欧洲邻国乌克兰的“乌”,想出俄罗斯在亚洲邻国乌兹别克斯坦。福利院有位护理员,我叫她小金,就想是否有什金的?想不出,口念金银铜铁锡。啊!想出来了,锡金!(后知已被改为邦,不算进国名数里)。



消暑图 (中国画) 老树

周末不忙,坐观荷塘。蛙鸣叶下,花生水上。骄阳如火,清风微凉。独处竟日,无思无想。吃茶一盏,读诗几行。

前,他已经跑了,三个女小偷也跟着跑了。我想好的那几句法语完全没有用上,可惜了。如果真的打,我的那个弧线一脚击中他胸口,也只是我的构思。哪有那功夫,偷要有功夫,打也要功夫的,都要练。和小偷没有道理可讲,他们是狗屎。

一缕香魂忆米兰

徐慧芬

它开了谢,谢了开,竟达四五次。据说花也懂人语,我愿意信其有。在最后一次花落,冷天快到时,我轻轻对它道:明年你还要给我多欢喜呀。果然,第二年花期至,它仍多次给了我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喜悦。

可是,这“不尽心的人”也轮到我了。寒冬一到,我照例把它包裹起来,放进室内,白天太阳好,才搬到阳台上。一日,外出晚归,竟忘了搬回室内,第二天,它便是一副憔悴险。于是我向它认错,补救,多给它温暖,终于,它慢慢挺了过来。谁知,临过年时,事一多,又一夜把它晾在阳台上。这回,它再也不肯原谅我,它用被冻僵后的枯黄和衰败来惩罚我的一错再错。任我千呼百唤,伊人终是独去了。

我们会说,再仔细的人,做事也难免百密一疏。但往往就是这个“一疏”,“百密”会失去全部价值。对这株米兰,我惟有悔恨。好几年过去了,我没有再养米兰。我想,只有等到自己确信有能力养好它时,再把它请回来。



阿五是叔叔家最小的孩子,与我同辈。因为生得晚,相差近20岁,上面哥哥姐姐多,从小很受宠爱的。阿五却不娇惯,大学毕业不久便辞了公职,下海。家族里没有经商遗传,阿五下海,开始大家心里都忐忑。阿五虎头虎脑,义无反顾,先是借钱借人家平台做外贸,后来进入网上商城,睡袋、围嘴、尿布,那些柔软而色泽鲜艳的纺织面料,一层层铺开了阿五的老板梦,十几年过去,阿五真的成了老板,亲戚中有要挣钱养家的,阿五也能帮着在家里开个小作坊,一架缝纫机,一台电脑,就能开业。阿五这十几年干得务实而勤勉,他走的路,和马云有关。

5月的一天晚上,一位年轻朋友在微信上发来一段视频和一篇演讲词,马云退休了。那会场是露天的,好几万人穿着雨衣,打扮得几如摇滚歌手的马云引吭高歌,《我爱你,中国!》、《朋友》,声情并茂,唱得不错的。想起以前在电视里见过这个其貌不扬的企业家,一身白色丝绸中装,站在峻峻的山峰上打太极,飘飘欲仙;和年轻人一起跳霹雳舞,身段扭得如水蛇,如梦如幻。似乎还有一次是回答主持人问话,说“人家都说我长得像坏人”,那淡定又多少有点探究的神色,让人忍俊不禁。现在,48岁,在我们党校正当年的中青年干部的年龄,马云说他要退休了,因为年轻人会干得比自己更好。

真正使我怦然心动的,是马云的演讲词。马云潇洒地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央踱步,一面清晰地表达着,这十几年的成功,是因为他们选择了“相信”,在所有人都抱怨不再相信这个世界的时候,马云和他的团队选择了信任。义无反顾地携手打拼,纵然眼泪和欢笑一样多,网上商城今天已蔚为大观,每天2400万笔淘宝的交易,其中每一个环节的互不相识的信任,这样的买卖和支付方式,正在改变中国。

马云说他很骄傲自己是个从商十几年的商人,可惜商人在这个社会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,而他是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善这个社会。商人逐利,在我们这代人的观念里,鄙薄商业的不在少数。但马云说他是去完善这个社会,解决千万人的就业,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,我想,这对于整个社会,何啻是一些饭碗!

四十年前的冬日,一个西北风肆虐的夜晚,在我插队落户的淮北农村,我趴在低矮不平的擀面条用的案板上,填写庄严的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。墨水瓶改成的煤油灯,弱小的灯苗忽闪着,照不亮那张简单的表格,但我的内心火一般,豪情热烈冲天。我引用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著名语录: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形形色色地解释世界,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。位卑未敢忘忧国,我以為,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,都有不寻常的意义,都牵连着重大的意义。我崇尚这样的人生态度,在后来的几十年里,始终不变,做,应该比说重要。几十年里,我们努力了,我们同时也花了很多时间,用来批判各种各样的思想,那些批判,却是浪费了很多生命的。同是从改造和完善社会出发,我曾经走过的路,不能抵达。

“到中流击水,浪遏飞舟。”即便有多少扼腕和叹息,当你全心相信着什么并在所不惜地全情投入行动,那样的记忆,忘不了。

我和朋友们说起马云给我的启示,他们笑我:你知道个屁,那是作秀,撂挑子,他去做另外一个项目了,商人么!

哦。那又怎样呢?我记得我当时读马云退休演讲词时那“相信”而来的信心,我对阿五说,你们这一代,赶上好时候了。而我们曾经经历的,翻过去了。谨以此,纪念我已逝去的青年和中年。

有安提瓜、尼加拉瓜、厄瓜多尔,其他洲,我找不到“瓜”。

我喜欢猜谜,拉美有两个是老谜语的谜底。“岛”是海地,“悬崖勒马”是危地马拉。我出一个谜语:“逃生”,谜底是多哥。

我请人上网查现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?一位说195个,两位说197个。少数服从多数,以197个算,我拿到100分制的79.69分,等于80分,比读中学时地理课大考得分多得多,开心!

一位专家在电话里答复我,现在联合国共有192个正式成员国。我写的有非联合国成员国,也会有写错的,但肯定有三分之二(128个)以上写对了。

生活小记 暑伏高温天,逃离火炉似的大城市,驾车去山野寻觅清凉。

飘荡的尘埃

(马来西亚)朵拉

如果没有爱你及你所爱的,每个人不过是一粒飘荡的尘埃。“先知”纪伯伦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。

人尽其一生,不断在寻找;生命的道路,不停地追求,所有的寻觅和追求,目标和目的都是爱。

爱人,被人爱。重复的故事不只在荧屏上映,而且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。

可惜,爱你的人,往往不被你爱,你爱的人,却不爱你。这是无法感动别人,唯有自己心酸的悲剧,日日上演,毫不精彩,没有人观赏的片子,观众永远是自己。

大家极力在孤独的生命旅程中,茫茫然地寻觅另一个人的体温,怕寒冷、怕孤寂、怕无依无靠。

大家都在害怕,怕自己会变成一粒飘荡的尘埃。

东坡婉拒求官

美芳子

苏氏兄弟有一故友,先向苏辙求官,但迟迟得不到回音,便转向其兄,当时苏东坡就职于翰林,于是对东坡说:“某有望内翰,请一言相助。”东坡未立即回答,只给他讲了一个故事:“有一穷人,无以为生,想去掘坟。首掘一墓,见一人裸而坐曰:‘你没有听说过西汉的杨王孙?我以裸葬匡正世风,无物济汝也。’再凿一冢,用力弥艰,人钻穴中,见一王者对他讲:‘我汉文帝也,遗制,扩中不纳金玉,器皆陶瓦,何以济汝?’又见二冢相连,先挖左边,挖得精疲力竭,见一人对他说:‘我伯夷也,羸弱得不成样子,无以应汝之求。’那人叹曰:‘我用力之勤无所获,不如再坚持一下,挖右边那个。’羸弱者说:‘劝你算了吧,你看我如此,我弟叔齐能给你什么呢?’东坡言讫,故人大笑而去。

故事有趣,或为东坡自编。杨王孙,长安富豪,临终要求裸葬,是古代提倡简葬第一人。汉文帝亦如是。那兄弟二人保气节,不食周粟,饿死首阳山。东坡隐喻,手中无官可给,你也别像那穷人白费力气。对故友的请求,避而不见或直接回绝似有不妥,讲个故事,调侃一下,其中不乏规劝之意。当然对于那些上门买官的人,东坡也许不会这样客气的,我想。

